

傍晚时分,太阳斜挂在西边圆顶建筑上,余晖未尽,灿烂夺目,像一块金饼插入土中。一边切藕,一边胡思乱想,一边看着窗外的树。那是一棵槐树,前年秋天被火烧了一次,以为过不了冬,岂料还是活了下来,而且长势更好。枝杈活脱脱像一对梅花鹿的角,短短的叶芽是鹿茸。几次忍不住想爬上枝头挥鞭而去,直至藕花深处……

喜欢藕,喜欢它外形的清新,更喜欢藕断丝连之美。

砧板上的藕切成一圈又一圈,像拆迁老屋时散落在地的漏窗。

某年,在豫东吃饭,一盆凉拌藕如鸢飞鱼跃。藕切薄片,入锅拌过,白醋、糖、盐、生姜丝及麻油合拌,色莹白如玉,远望如新雪。入口酸甜咸互掺,脆嫩清香,让人难忘。我做凉拌藕,蘸糖之外,常常配上苦瓜,一苦一甜相互冲撞。糖藕的香甜衬着苦瓜的清苦,苦瓜的清苦陪着糖藕的香甜。甜得淋漓尽致,苦得大放光彩。苦中夹甜,甜中带苦,湿漉漉的地气恣意缥缈,生活的况味出来了。

故乡人家做藕,多是切丝入沸油中爆炒。边炒边点水,藕丝颜色由洁白渐渐变得灰白,加入青椒丝或红椒丝,绿白相映或红白相映。这道菜以清淡醇厚为上,食之甘脆与粉甜流连舌尖。

在皖南吃过极好的糯米藕。

藕与莼菜

□胡竹峰

藕切成厚片,浇上桂花汁,斜歪在纯白的细瓷盘里。那藕片脆而甜,糯米软且香,吃在嘴里,一腔春色关不住,鸟语花香出唇来。有人往藕心里塞红豆,塞绿豆,塞肉末,塞香菇木耳,塞寒泥莲蓉,塞山珍海味,填鸭一般。

近来对藕炖排骨大发幽情。取上好的肋骨剁成寸,藕切滚刀块。将排骨翻炒,加葱花、姜片、红枣,装入砂锅内,加满水,大火烧开,再用小火炖至十分熟,最后放入藕块焖熟即可。

藕切丝切片清炒也可以,放一点肉末放一点青椒或红椒,脆甜清淡爽口,颜色是意思的。倘或加醋炒之,清脆之外有酸香,则是另一种风味。

藕切片夹肉裹面粉糊或团粉糊油炸,是为藕盒。我做过几次,殊无风味。盖因厨艺不精之故。

藕里有乡情。一九二三年初秋时节,荷花早谢,绿叶微枯,正是鲜藕上市之际。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先生同朋友喝

酒,嚼着薄片的雪藕,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。

老家地头还有种野生的地藕,表皮光滑,无孔,个大体匀,质脆味香,可以佐肉红烧,或用辣椒爆炒,腌制亦可,口感脆生生的,有水瘦山寒之况味。美食是遁迹的白龙,不见地藕很多年了,其味遥不可寻,成为久远的往事,变成唇齿间的传说。

刚上市的藕好看,清凌凌的洁白晶莹,吹弹可破状,望之似能减暑,食之则生幽凉。

有的藕肥硕,胖藕肉多,入馔。有的藕清瘦,瘦藕骨脆清奇,入馔入画。马瘦毛长,藕瘦节高,一节一节在宣纸上,与池中藕风味不同。存有几幅友人的水墨小品,淡墨绘制几节连藕,白嫩如腕,秋冬时节看来,也隐隐浮现出鲜活的灵气。

藕处泥中,生发为荷,继而有花,一池皆香矣。

藕放久了,颜色由象牙白转为黄褐,况味如秋。

秋季好食藕。



秋深了,白白的碟子里散装两节藕片,夏天没有走远。

藕是秋露,莼菜近似春雨。白玉的藕片,翡翠的莼菜,一个干净的世界。莼菜得享盛名因为张翰,晋室大乱,他借口秋风起,思念家乡的莼菜、莼羹、鲈鱼,辞官回吴淞江畔,营别业于枫里桥。莼菜之雅意自此风起,吹向唐宋明清,一脉不绝。人生贵在适意,不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,莼鲈之思果然又超脱又恬淡。

吃过几次鲈鱼,未觉鲜美。河豚的味道倒是袭人,一次要两条,风味如冰雪文章,不可言妙。忘了谁说的,将生鲈鱼去骨切小块,加酱油与新梗米炊熟,谓之鲈鱼饭。味甚鲜美,名亦雅饬,可入林洪《山家清供》。

我老家不产莼菜。莼菜清淡若无味,耐人寻味处恰恰无味,无味之味玄之又玄,嫩绿的颜色让人舌尖一软继而心头一软,萦回出一片清风明月。

近年春日常去苏杭一带,饭桌上偶遇莼羹,一口吃出苏绣、碧螺春和小桥流水般的风雅。春雨敲窗,檐下雨丝成线,在江南的夜色中饮之食之。莼菜若有若无的清香沁人心脾,仿佛月色清幽的松林漫步。月色清凉,莼菜也清凉。月色如雾,莼菜也有迷蒙的诗意,淡泊的意味深长。



□路来森

金粟晚香

如今,有一种桂花,叫“四季桂”,言下之意,此种桂花,花开四季。花开四季,当然很好,可惜此种“四季桂”,往往枝叶疏残,花色不黄不白,邈里邈遏,其香,亦是浅浅,叫人如何喜欢它?所以说,桂花,我到底还是喜欢秋桂的。

秋桂,又通常分为金桂和银桂,金色色黄,银色色白,两相比较,我更加喜欢金桂。我觉得,金黄色,才是桂花的正色。

金桂,叶碧碧,花黄黄,黄中泛溢着浅浅的红,其色彩,真是深厚极了,金黄如粟的花粒中,颗颗都凝聚着一份秋日的厚重和丰年的喜庆。金黄色桂花,一串串,一堆堆,开放在凝碧般的桂叶间,有一种串金堆玉般的富贵感。叶之脆碧与花之金黄,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,那花色,便愈加洋溢,明灿灿,仿佛金星纷繁降人间。

故尔,李清照有诗句赞曰: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诚然哉,诚然哉。金桂之花香,也特别。特别在浓而烈,浓而重。你站在一株盛开的金桂边,花香浓郁,给你的感觉不是丝丝缕缕,而是团团涌涌,扑面而来。有一种乍然的冲击力,还有一种凝重的绵延力,它不是瞬间的,而是永久的,乃至永恒的。

若然在早晨,它是一种清冽;若然在中午,它则是一种醇厚;那么,若然是在晚上呢?

在晚间,金桂开在明月下。很容易,就让我想起从前,从前乡居的那些日子。那些年,父亲还在,喜欢养花,花中就有两盆金桂。金桂花开的秋天,父亲常常在金桂前徘徊,无他,赏花色,品花香矣。若然在晚间,父亲则常常在庭院中安放一张小桌,泡一壶粗茶,一边品茶,一边享受那花香浸溢的明月夜。有些时候,我也会站在庭院中,我不是品茶,我只是站着,站着远望月下朦胧一团的桂花,嗅闻月下郁郁的金桂花香。那可真是花香如水,在庭院中弥漫,氤氲着,感觉整个人都被花香包围了。花香微甜,有一种蜂蜜流淌般的感觉;夜渐深,湿气重,花香也变得凝重下来,给人一种湿漉漉的黏稠感,这种黏

己创办了一个玻璃厂。表哥定居繁华的苏南城市,很少回来了。我做了教师,有了恋人,成了家。我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每年相聚,要许多年才能聚上一次。

跟着光阴的铁环,我们走在幸福却又分离的路上。最先,离我们而去的是我的父亲,然后是姑姑。我们一次次落下滂沱的泪水,努力的人生也免不了忧愁和哀伤。

过年的时候,去看独居的姑姑,早已没有了客运船,我开车去的,远远的“林上大桥”出现在轿车的玻璃窗里,童年时眼里宽阔无比的桥,竟然变成了一条细带子,只能容一辆小车通过,我上了桥,对面刚刚上桥的车主赶紧倒车,给我让路。

光阴的铁环,让我们长大,让一座桥变小,让至亲的长辈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。这光阴的铁环啊,让我们的日子幸福中又掺杂着忧伤,然而,它依然不言不语,一路马不停蹄地滚下去,荒漠地老地滚下去……

提示写下“学无止境”赠给我。学无止境,人生又何来止境?我再次拾起生活的信心,毅然报考了陕西师大成人高考。

后来我和李老师慢慢失去联系。那时没有手机,没有微信,失去了联系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但是人生就是这样,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缘分,虽不联系,但却没有断了念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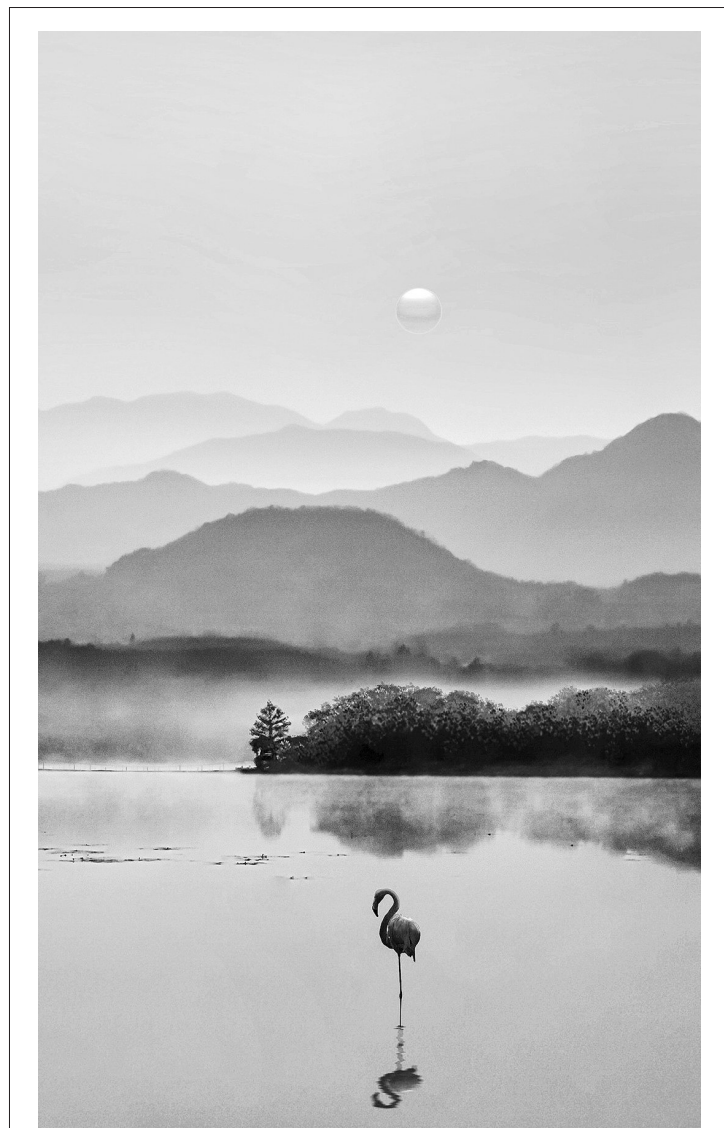
大会结束,我第一时间奔到前排,冲着即将离席的李老师喊道:“李老师,李老师。”他回过头来,缓缓地看着我,把即将戴上的慢帽又拿了下来,严肃的脸上慢慢绽放开了笑容。“你是那个,那个小孟?”我内心抑制不住地激动。许多年过去了,他还记得我。

我们聊了一会儿,他抓起桌上的一张纸,写下了“又见朝阳”四个字。又见朝阳,宛若隔世。是啊。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,又是一个近20年过去了,他却依旧没有忘记我这个“小老乡”。

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,他们的品质如同幽兰一样高尚。李老师虽已年逾古稀,却依旧耳聪目明,健康爽朗,我愿他永远健康。

独立江头

周文静 摄影



他就要从一个课堂,走向另一个课堂。对接之快,小宇真没想到。

原本,放暑假后,小宇想好好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假期。没想到自己的愿望,一下子全泡汤了。小宇心里,咋想咋不舒服。

在辅导班里,小宇看到了和他一样的伙伴。一样的伙伴,和他一样,被父母送进来。辅导班,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。

在学校,班主任老师说过,现在实行“双减”政策,无论从学校还是从社会上,都给学生减负。政策说了减少孩子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的负担。作业负担减下来了,可这校外培训负担,咋就没减下来呢?小宇心里反复琢磨,也没琢磨透。他心里想,校外培训负担,可能减得还是不够彻底。不然,咋还会有辅导班在进行辅导呢?

父母和小宇说过,暑期后再开学你就上三年级了。三年级,要开始写作文,要开设英语课,等放暑假就把你送去辅导班,在写论文和学英语上打下基础,这为你上三年级有利而无一害。那时,小宇只当父母和他说说而已,谁承想,父母

说的话,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。父母说的话,还真算数,不撒谎。

辅导班里,辅导老师翻来覆去讲写作,讲英语。小宇和他的小伙伴们,就听,就写,就反复练。一遍又一遍,一遍又一遍。辅导课堂上,辅导老师把学习任务安排得满满的,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的意思。就连辅导后,都会给他们留些家庭作业。再来,辅导老师要一个一个检查验收。

第四天。辅导休息时间。

辅导老师不在。这些孩子凑到一起,你一言他一语,聊起来。

一个女孩儿说,总学习真烦人。一个男孩儿说,我真不想来。一个女孩儿说,我不来我妈就说打我。我害怕她打我。

小宇说,来辅导班,我的假期生活全打乱了,我也不想来。

唉,辅导班,咋还有呢?……

辅导老师来了。孩子们就不说话了。你看着我,我看看你。

只好,继续听课,学习。

小宇回到家里,觉得很累。陈三对小宇说,在辅导班,一定要好好学习,不然,这时间就白

光阴的铁环

□颜巧霞

雀儿样欢蹦着,喜悦着。我们的乐趣很多,白日里,我们在曲折幽深的小巷里滚铁环;我们划了小船去摘荷花、采莲子、钓龙虾……傍晚,就去“林上大桥”上纳凉,听故事,看星星……你会发现,天上的星星又多又亮,桥上的人儿又多又快乐。就这样,我们快快乐乐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
我一直以为就像玩滚铁环一样,铁环尽在我的把握之中,将来的日子也会这样被青春年少的人们把握。多年之后,我才明白,看似我们握着铁环走,其实是在马不停蹄地追着铁环,光阴好比是一只巨大的铁环,所有人都马不停蹄地被光阴这只巨大的铁

环牵着走呢!

姑父姑母双鬓日渐斑白,大表姐结婚了,二表姐有对象了,时常有年轻的男子在姑姑家屋外徘徊,他们爱慕着我荷花般秀丽的三表姐。表哥不念书了,他学了维修车床的技术,打算去南方城市闯荡。我还在念书,从故乡读到异乡。

光阴的铁环拉着我们所有人,往前不停地奔走。这巨大的铁环要把我们拉向哪里去呢?

大表姐和姐夫开了建筑公司,买了房,买了车,孩子们上了大学。二表姐和姐夫开了一个店面,做服装生意。三表姐和姐夫自

那个人,照亮我的人生路

——恩师李星二三事

□孟朝阳

每个人的一生,都会遇到那么一两个人,像指路明灯一样,替你照亮前方,催你奋进,给你温暖。就像李星老师,他就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。

我和他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,但我一直关注着他,没有忘记他对我的关爱和指导。也许他早已忘了我是谁?毕竟那时,我才大学毕业,正值青春。那天,我匆匆赶赴航天一中,只为见李星老师一面。走进报告厅,李老师正端坐在前排中央位置。他戴着皮帽,目不斜视,表情虽严肃,但目光却流出温情。我没敢打扰,只是远远地坐在侧面。

第一次见李老师,我才20来岁。上大学的我爱好写作,经常

为能在报刊上发表个豆腐块而感到高兴。有次在一个文学比赛中,我去领奖,见到李老师。他为广大文学爱好者讲话。他一开口,我就知道我为什么内心充满了期冀,因为我们都是兴平人。那口音,是难以割舍的情怀。

李老师对文学爱好者是充满了友善的。他潇洒地给我写下“赠朝阳”,并叮嘱我好好写作,不要虚度光阴。自那以后,我每天课余时间是在读名家散文,就是在写豆腐块。我还在他的引导下,拜访了当地有名的作家程海和韩梅村。他们丝毫没有因为我是一位文笔稚嫩的学生而怠慢我。诚然这和两位老师品德高尚有关,

但我知道,更多的是李星老师的影响,让他们在文学的道路上对我提携有加。

我把大家在校期间肆意挥洒的青春,都用在文学的道路上耕耘。这让我愚钝的人生变得有意义,有目标,有光亮。大学毕业时,同学们才慌了。而我凭着一本贴满发表文章的剪贴本,把自己轻而易举地“签”到了区教育局,成为我们那一届最早签约的毕业生。

2002年我去应聘曲江管委会,却因为学历太低而名落孙山。我对生活失了信心和耐心,也几乎放弃了最挚爱的写作。那年深秋,李老师见了我的后,不断鼓励我,建议我继续进修师大本科。同时,他